

丁丁张、徐良、消失宾妮等
/ 作品 /

不为我们 改变的 世界

The
World Does
Not Change
For Us



丁丁张/徐良/消失宾妮/这么远那么近/

耀一/Ricas/沈嘉柯/柳焕杰

等34位高人气作家联袂诚意写作

多少美好的东西消失和毁灭了，世界还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别以为生活伤害了你，其实生活根本不知道你是谁。」

不要和这个世界撒娇，没有人理所应当对你好。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不为我们 改变的 世界

The World
Does Not Change
For Us

丁丁张、徐良、消失宾妮等 © 作品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为我们改变的世界 / 丁丁张等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8682-1

I. ①不… II. ①丁…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75552号

书 名 不为我们改变的世界

著 者 丁丁张等

责任编辑 聂 斌 孙金荣

策划编辑 张 慧

特约策划 朱冠男 张 倩

特约编辑 田 华

文字校对 郭慧红

封面设计 仙境工作室

内文排版 张颖颖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08千字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682-1

定 价 35.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 ○

PART ONE

心酸才是世间常态

002 — 钢铁之妻 / 丁丁张

她蒙头睡过去，觉得床在房子里飘荡，墙壁在耳畔呼吸，门生出眼睛，逼视着她。

010 — 偷鸡腿的妈妈后：这些年，我妈为我偷过的鸡腿 / 刘同

我想，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如果是我妈，她也一定会为我偷鸡腿、偷《三字经》、偷一切我需要的东西。

015 — Assistive Touch / 耀一

张小五说，亲爱的，我问你啊，一辆车在转弯的时候，哪个轮胎不动？
张小五笑着说，答案是我。

021 — 床的故事 / 陈小北

后来，我收到一件寄给这间屋子的快递……里面还有一张卡片，歪歪扭扭地写着：For Love.

026 — 圆 光 / 李七毛

一切解释不清的，都能用爱或者不爱来解释。

038 — 老周，老周 / 莫诺

最终，我和老周到底是没能在一起……我们改变不了，我们只能接受。

044 — 火 锅 / 宋倩文

人生就像这口沸腾的锅，下什么菜，几时添水，你自己说了不算的。

• ○ ○

PART TWO

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以秒计算的

058 — 当你在我生命中蒸发 / Ricas

小时候的我们都想着要改变世界，直至如今才发现这个世界自始至终就不会为了我们去改变什么。

067 — 海盗船长 / 徐良

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会陪你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赋予你千百万种呵护，并义无反顾。

073 — Run, run / 叶小白

Run, 叶小白, Run!
那个女人声嘶力竭的喊声，从身后传来。

086 — 冰川化雨 / 消失宾妮

他说，只有菩萨会让你闭上眼，只看你的心，然后萍水而过，不追逐，不问候。

091 — 蝴蝶与深海鱼 / 吴浩然

从此以后，蝴蝶在丛林里飞行，深海鱼游弋在海底，再也不会遇见。

096 — 故人心头过 / 沈嘉柯

两个人，一碗饭。心头故人过，珍重在眼前。

102 — 永远的夏天 / 杜昆阳

如今，我终于肯承认，其实世界从来不曾为我们而改变。

• ○ ○

PART THREE

世上的苦很多，能说出来的都不算什么

114 — 白 野 / 冒 灏

十七岁那年，他爱上一个女孩，叫白野，有着麦田般璀璨的眼睛……

120 — 当世界安静的时候 / 雷志龙

我微闭着眼睛，稍微侧着脸，看着窗口，好像看到另一个我正拿着根烟，站在窗边，看半空中的月亮……

133 — 于时间的长廊上，你不再等我 / 贾彬彬

爸妈之间，Lucy 显然更爱她爸，虽然她从来都是对父母直呼其名，但她只会咬牙切齿地叫她妈“梁美凤”，而她叫爸爸“小红”时总是一脸温柔。

144 — 烟火人间，长于百年 / 石尹

直到最后果果都没有去医院看虾仔，好像只要不见到他就真的有一天他会回来一样。

152 — 钱小姐的存款与哀愁 / 柳焕杰

钱小姐发誓不再随便借钱。然而事情就是这么凑巧，偏偏大家都齐了心似的惦记着她的这 20 万。

166 — 梦想总是罪孽深重 / 魏何

当老天知道你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就握有了最大的筹码，他只会更放肆地调戏你。

● ○ ○

PART FOUR

比荒谬还荒谬，比现实还现实

178 — 喝 酒 / 这么远那么近

林大的眼睛微微张开，眼神闪出得意的光……他的嘴角咧开，无声地笑了。

183 — 计时器 / 路魅

听，滴答滴答……计时器在倒数着他们泥巴一样的生命呢。

190 — 不带零钱的人 / 蓝涂

我的恨值几毛钱？我算不出那个数。

我想，换成硬币的话，也许足够埋葬你了。

196 — 为什么北极没有企鹅 / 远子

最近我总是梦到这样一个扔飞碟的男人，他满脸络腮胡子，面无表情地站在山顶扔飞碟，像在抛掷一个又一个被遗弃的人生。

202 — 小苹果 / 怪物不二

这里四处都在播放着一首歌叫《小苹果》。王大毛有时候也跟着吼上一句“不离不弃”，可惜陈小果再也回不来了。

208 — 鬼 / 王元

一个低沉而有压迫性的声音缓缓飘至我的耳边：“你可知我是谁，这是哪里？”

221 — 自带 BGM 的男人 / 固叔

太阳就要下山了，余晖中，大刚丢下书，慢慢站了起来，慢得像一首婉约派的词。威哥十指交叉，掰响每个关节，迎了上去。

● ○ ○

PART FIVE

不必用力挣扎，生活会带你去到该去的地方

226 — 我们都在执着地仰望太阳 / 周宏翔

Z 像往常一样凝视着太阳，刺眼的光像是戳穿水泡的银针，然后 Z 说，其实我们在太阳上。

231 — 海港夜 / 温凯尔

有些爱和感情是根深蒂固的，由不得我们选择。

242 — 散散心 / 简宇

他们就那样在缓慢的车流当中提心吊胆地寻找每一次见缝插针的机会，像是在短短一段马路中找到了久违的相依为命的感觉。

253 — 时光镇 / 李健

时空真是奇妙的东西，短短一念之间，或许已是永恒。

260 — 水是无限透明的蓝 / 徐小雅

父亲在电话那头用力吸了一口气，再用力地吐出来。舒粒的两只耳朵迅速地蹿热了。她感觉兴奋，仿佛这一吸是开战前的号角。

285 — 我们的摇滚男孩 / 方青春

我们都怀揣着梦想，纵身投入这世界。

300 — 棱镜人生 / 马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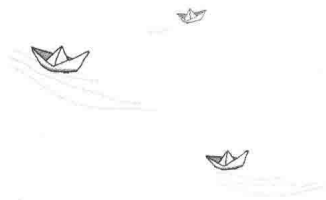
林克和苏然，相拥在黑暗中的大海边，平静地等着第一波海啸的到来，等待这一世，这一生的终结。

PART ONE

心酸才是世间常态

我不会再感到怒不可遏，
我也不会再回首，
我只是不再关心任何事了。

● ○ ○



文
丁
张
钢铁之妻

她蒙头睡过去，觉得床在房子里飘荡，墙壁在耳畔呼吸，门生出眼睛，逼视着她。

仄罗修斯，

仄罗修斯常对我说：

不要毁掉你的天赋。

“但时到如今，

你的天赋微不足道，

当橄榄树开花，

恶作剧的风将它毁坏；

当庄稼成熟，

冰雹毁了这些；

当葡萄到了收获时，

天空突然暗下来；
当西风吹，
叶子被阵雨打落。”
我也不会感到怒不可遏，
我也不会再回首，
我只是不再关心任何事了。

韩国女人朴守英绝不要做一个一到了冬天就得做泡菜的女人。

绝——不——要。

此时再诵这首诗，像希腊神话里的西风之神真的在对她谆谆教诲，但一股熟悉的臭味正从她双手间传出，再与餐桌上煎蛋的香味儿混为一体。小儿子最近学会了用嘴吐泡泡，拉屎的时候想起了这个，玩得不亦乐乎。他两岁，语言能力欠佳，含糊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这和诗歌并不搭配。

大儿子在餐桌旁，正对着半只煎蛋发呆，用叉子戳破它的肚皮，看蛋黄流在盘子里，左手则在右边鼻孔里疯狂作业，形态非常扭曲，对于一个四岁的男孩来说，倒也司空见惯。

“王朴朴，No。”

人生没有喊No的机会，如果有，大概就不会到此时此刻，如此境地了。

朴守英的No没有发挥作用，瘦骨嶙峋的丈夫在她的怒吼中佝偻着身

体走到餐桌前，脸上还带着浓重的睡意，他的手极瘦又大，啪地打在大儿子王朴朴的手背上，也就此拉出他刚才疯狂作业的成果，一大坨鼻屎，粘在他的食指上。

王朴朴本来要哭，但被巨大的鼻屎吸引，哈哈大笑起来。

与之呼应，小儿子的最后一坨屎落入便盆中，继而吐出一个更大的泡泡，朴守英腾出一只手，拿纸巾擦掉他嘴上的泡沫，再叠一下，直接用来擦屁股，儿子被转过身去，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

把他随手放下，朴守英拿着鸭子形状的便盆到厕所里去倒。踢里踏拉地从厕所出来，她就看见大儿子正拿着叉子对着小的摆出剑客的造型。

“No！王真悦，你能不能管管你儿子！”

“啪”，大手再次代替了回答，叉子应声落地，大儿子呆滞了两秒，继而哭出声来。他全无修饰，眼泪蹦出双眼，嘴巴张开，露出粘在牙上刚吃的煎蛋的碎屑。

“你能不能别打他？”韩语没有退化，但思维已经是中国式了，不过朴守英把这句话吞了下去，然后走过来把老大揽入怀中，用手擦他的眼泪，小的在地上捡叉子，不由分说直接含在嘴里。

“No！”她大喊。

“每天 No，快被你 No 出精神病了。”男人耷拉着大手，直接走出餐厅，到玄关里换鞋。

“妈妈，你的手好臭。”大儿子止住哭泣，嘟囔着说。“胡说八道。”朴守英用手拽起小儿子，发出声音，嗓子有点哑，她想：这是大姨妈来

的第几天了？第三天还是第四天？

“朴守英，我那双黑球鞋呢？晚上我要穿。”丈夫在玄关里喊。

“说了多少次，不要叫我朴守英，叫我朴慧玮，转运，而且不韩国。”抱着孩子，他越来越重了，朴守英想着，从鞋柜中层里翻出那双黑球鞋，递给丈夫。

“得了啊，只要你姓朴，你就韩国得不行不行的。”丈夫发出早上以来的第一次笑，继而拿上包，上班去了。

朴守英不像闺密和惠子那样，每天等着丈夫亲一下才放他出门，朴守英骂了一句“滚”，转身就回来收拾：大儿子需要送去幼儿园，小儿子则要放到公婆家照看。

多年前，朴守英立志说，绝不要做一个一到了冬天就得做泡菜的女人。

当然，多年前，她丈夫立志要娶一个外国女人。

大部分夫妻，两人心愿如果只有一个能达成，结果往往是男人达成了。朴守英嫁到中国来，每年在冬天开始前疯狂地做泡菜。因为你是韩国人啊，小姑子王愉悦斜着眼睛说。

再回釜山的时候，朴守英发现自己的同学们都不用做泡菜，要么是婆婆或者妈妈做，要么是“一些专门做这个的店做啊，干吗要自己做？”，小学同学金印淑说。

问这些的时候，千万不能露出痕迹，甚至要显现出自己不用做泡菜的优越感。结果有点让她失望，垂头丧气并不合适，她坚定地笑了，眼

角有细纹。

“是啊。中国的 App 很方便的，要送货用手机点就好了。”朴守英拿着手机，不知道为什么说了这句，像反驳的意思，可一点力量也没有。

最终还是不能幸免，自己像妈妈、姨妈、奶奶、外婆一样，到了那个时间，冬天的风开始变冷，白菜的绿开始有点变浅了，一刀下去，尚有酥脆的质感，用辣椒粉裹满它们，在它们变软之前，不能放盐，不然，白菜被刺杀了，水流淌出来，吃起来会发柴。

再用各种盒子，分装出来，送给婆婆家的各路亲戚。中国的亲戚们，只在分泡菜的时候出现，当然，之前也出现在婚宴和两个儿子的满月酒上。

和惠子问，你还准备生吗？

生？绝无可能。

自从嫁到中国来，生活就像顺水漂流般无法掌控。她算奉子成婚，结婚的时候肚子都有点瞒不住了，结婚证早就拿了，婚礼却一拖再拖，司仪在仪式上打趣，准备什么时候生孩子啊？

老公说，马上。

果然，马上生了老大，隔一年半，生了老二。

她跟闺蜜和惠子吐槽，说：“真的没怎么正经做过好吗，怎么就不停地怀孕呢？”

“能力强大。”和惠子咯咯地笑，她觉得韩国人说中国话已经够逗了，而朴守英竟还能用中国话开玩笑。

送完大儿子，两个人约着逛街，买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点偷出来的时间，必须好好利用。想着家里还有碗碟没有刷，以及床单需要洗一下，朴守英就有点蔫，“日子真禁不住过啊，”她说，“怎么咱们就变成了三十岁的女人。”

“是啊，连九〇后都二十六了。”和惠子懂她，与其说是懂她，不如说是懂自己，当妈是件不知不觉的事儿，她目前苦恼的，是为了让儿子顺利上学，要到郊区买学区房。房子一定要大，想要一步到位，那就联排吧，算起来也有两百五十个平方。现在找房子，找的其实是后半生的生活。住楼房，共用电梯，想想都让人头昏脑涨。

她念叨着这些，日子过得细碎流畅，在朴守英看来，算是蒸蒸日上的，有心想事成的味道。她说：“要说，你老公挺努力的了。”

“不算什么，他比你老公还大几岁呢，再不努力怎么办啊。”

她们俩坐在闹市区的咖啡馆里，喝水果茶，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刻意聊些轻松点的话题，沉重的一谈就是无底深渊，婆婆小姑这类的没有办法多提，买房或者经济状况，说出来也都是眼泪。

两人都觉得，家里人盼着自己大学毕业，然后盼着自己结婚，再盼着自己生孩子，孩子一落地，关注度立刻降到负数，像朴守英这样生了老二的，表情里除了同情简直就不剩什么了。花开尽了，结了果实，“嗯，孩子真可爱啊。”嗯，牌面已定的感觉。

可，明明也就三十二不到啊，朴守英这样想。

跟和惠子匆匆道别，朴守英想回家。路上开始头晕，心跳越来越快，

大概是要病了，她想着。

到药房买了药，回家睡前吃两粒，应该会好吧。

到家简直处于要晕倒的状态，但她还是挺着，去把厨房泡着的碗碟洗了，再把床单换掉，放在洗衣机里，一切搞定，觉得午饭也不用吃，必须先倒头大睡一觉，大儿子下午三点半要接，定两点五十五的铃吧，留五分钟洗漱。不行，还要把床单晾起来，那就定两点五十分。

她蒙头睡过去，觉得床在房子里飘荡，墙壁在耳畔呼吸，门生出眼睛，逼视着她。

闹钟响的时候她被吓了一跳，像有重锤敲击在心脏上，让她无法呼吸，她捂住心脏站起来，直接到洗衣机的卷筒里拿出床单。她个子小巧，需要叠几叠，床单才不至于拖地。她把晾衣架降下来，阳光还有温度，床单弄平整，再像升旗般升起来，时间到两点五十六分，减少的时间，只好靠压缩洗漱时间来补回。

她简单梳了头发，去接孩子回来，路上被他一直问问题，有些根本回答不了，只好敷衍一下，再接上弟弟回家。做什么晚饭呢？她想了想，煮个简单的咖喱吧，食材都有，牛肉必须赶紧吃掉了，还有半棵西蓝花，做搭配应该很好。

老公下班，皱着眉头，看起来不是很高兴，她看了他一眼，觉得也不错，毕竟也没有不高兴。

“好吃吗，朴朴？”

“好吃。”

“那多吃点。”

“不吃了。”

“为什么？”

“像弟弟的屎，哈哈哈。”王朴朴坏笑，他到了这个提及屎尿屁就很兴奋的年纪。

“大朴朴，闭嘴。”老公伸出瘦长的手。

“像屎……”弟弟吐着泡泡，跟着老大起哄。

“你也闭嘴。”老公看着老二，笑出了声。

像得到了鼓励，两个孩子开始重复关于像屎这句话。

朴守英也笑得前仰后合。

陪他们睡下，自己再洗澡，接着回到床上，她觉得精疲力竭。丈夫在客厅里喊：“朴守英，你病了吗？买这些药干吗？”

“啊？我病了吗？”朴守英想。

“喂，不要叫我朴守英！朴慧玮！！”